

您现在的位置： > 简体版 > 设计视角 > 设计论文 > 综合 > 让裸体回归艺术

所有文章快捷检索

让裸体回归艺术

Go [高级检索] 提示: 关键词间使用空格

发布时间: 2006-03-17

> 田颖拓供稿

[未经书面授权, 严禁转载任何内容!]

页码: 1 2 3 4 5

二

1994年3月19日, 纽约公园大街502号, 一向有“美术界情趣指针”称号的美国克利斯蒂拍卖行, 由拍卖行的英国籍总裁克里斯多夫·伯格(Christopher Burge)亲自主持拍卖会, 以198万美元的高价位, 成交了美女画家塔玛拉·德·朗皮卡(Tamara De Lempicka)的一幅著名油画——《亚当与夏娃》。

据说, 这幅展示了塔玛拉情欲冲动的裸体艺术佳作, 的确是她在一次情欲突然冲动时产生的灵感。

1932年的一个下午, 法国巴黎, 梅高街(rue Mechain)7号, 塔玛拉的工作室, 塔玛拉与女模特儿。一个死死盯着肉欲模特儿而产生强烈情欲冲动的画家; 一个拖着懒散肉欲胴体游荡于室内的模特儿。于是, 被女模特儿的裸露肢体煽情出的性欲冲动, 使塔玛拉立即冲到大街上, 抓住一个正在巡逻的警察。这个警察年轻、英俊。她说明了自己的画家身份, 以及自己急需要一个男模特儿, 几乎是强行地把男警察带回自己的画室。她指着女模特儿, 对男警察说: “你是亚当, 她就是你的夏娃。”于是, 一次不寻常的裸体艺术创作开始了。

塔玛拉——孤寂而渴望的《裸体》。

多年以后, 塔玛拉的女儿, 为自己的母亲, 做了一本使之流光溢彩的传记, 女儿在传记中说, 她的母亲当时“眼前展现出亚当和夏娃的图景”。于是, 就产生了这幅至今还能够煽动起青年人情欲的《亚当与夏娃》。

塔玛拉——常常被情欲撩拨得不能自持的美女画家, 因为自己的性感而使艺术更具情欲的诱惑。

两位被美女画家突如其来的灵感而意淫的模特儿, 还没有来得及望一眼窗外那座超现实主义的大厦时, 原始的情欲冲动, 就已经使他(她)们成了亚当和夏娃。然而, 在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, 亚当和夏娃这对情侣, 远比在伊甸园的美好时光里, 性感得多, 激情得多, 甚至还有些近于色情, 或者淫荡。因为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, 不仅仅是为了放纵情欲, 宣泄性欲, 还担负着繁衍人种的重任。而现在, 当亚当和夏娃站在美女画家面前时, 他(她)们只是为了展示煽情的裸体。然后让完全情欲化的美女画家, 记录下这最美好的瞬间, 供观赏者做种种诠释和遐想。而他(她)们自己是怎样想, 怎样做, 都不重要。甚至他(她)们也不会料想到, 60年之后, 他(她)们二人在美女画家意淫下的裸露煽情画面, 竟然能够被穷得只有金钱的有闲阶级, 拍到198万美元的天价! 不仅如此, 还使后来的人们, 知道了裸体艺术魅力, 以及这魅力产生的全部过程。

塔玛拉——被情欲燃烧着的《四裸女群像》。

随着伯格拍卖槌声音在克利斯蒂大厅里的敲响, 塔玛拉·德·朗皮卡, 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如果塔玛拉还在世, 并且知道自己的《亚当与夏娃》拍出这样的高价格, 她一定乐不可支。因为塔玛拉生前一向认为, 艺术品的价值是由艺术品的商业价格多少而决定的。但是, 也有人, 塔玛拉的作品能够拍出如此高价, 完全是得益于好莱坞明星们的热捧。

事实上,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, 塔玛拉的艺术, 连同她的传奇故事, 就已经再次受到世人的关注。众多的欧美艺术画廊, 突然之间, 四处搜寻塔玛拉的作品, 各大拍卖行也趋之若鹜, 大肆收购塔玛拉的艺术作品。据说, 此次风潮的缘起, 是因为美国当红明星、流行歌手麦当娜, 从克利斯蒂拍卖行, 用天价拍得塔玛拉的《安德洛墨达》。这个带着手铐的埃塞俄比亚公主, 也许至今还在麦当娜的豪宅里挣扎。据说, 曾经二次当上奥斯卡影帝, 有好莱坞“邪魔之王”称号的影星杰克·尼科尔森(Jack Nicholson), 也对塔玛拉的艺术情有独钟, 而且花巨资到处寻购塔玛拉的画作。他发誓, 不惜一切代价, 使这位传奇美女画家的全部作品, 尽入自己的彀中。

塔玛拉——带着手铐的埃塞俄比亚公主《安德洛墨达》, 似乎也被性饥渴, 抑或性寂寞煎熬着。

引领世界时装新潮流的巴黎时装设计师们, 也闻风而动, 纷纷将塔玛拉作品中的人物服饰, 设计成现代流行服饰, 以满足那些喜欢赶时尚潮流的白领阶级男女们。后来, 法国时装界干脆将塔玛拉的名字, 直接用在时装品牌的命名上。有一个时装品牌名称, 就直呼为“Lolita Lempicka”。与之相配套的, 还有Lolita Lempicka魔幻系列香水等等。据说, 名称的前半部分: Lolita, 取自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《Lolita》(中译名《洛丽塔》)。而后半部分, 则来自塔玛拉的名字: Lempicka。

塔玛拉的影子——据说2004年最牛的情感诗史电影《乱世三人行》(Head in the Clouds), 女主角吉乐达·贝丝的原型, 就是这位情欲化的美女画家。因为美女画家就是一个双性恋者。

就在塔玛拉的《亚当与夏娃》拍卖成交之后不久, 加拿大最古老的美术博物馆——1860年成立的蒙特利尔美术馆, 举办了塔玛拉·德·朗皮卡作品回顾展。艺术家、艺术史专家、媒体记者和参观者, 都对画展, 以及塔玛拉的艺术作品,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说: 塔玛拉是一个“有思想的女性莱热”; 塔玛拉是一个“开放的女性, 坦然地表现色情……”; 其作品都带有“软性色情”(soft porn)的味道; 其作品“价格仍将继续上升”……

莱热, 是一个再造女神——工业化社会女神的法国立体派画家, 他的那些无论在主题还是在形象上, 都与现代工业文明有着紧密联系的绘画作品, 造型清晰, 色彩鲜明, 在立体派绘画中别具一格。《三个女子》, 充分反映了莱热的艺术追求。三个现代女工, 看上去神情漠然, 毫无个性, 一动不动地凝视观赏者, 使人不免想起西方传统绘画中的女神形象。而莱热的画风, 在塔玛拉的作品中常常似曾相识。

1980年3月18日, 92岁高龄的塔玛拉, 在墨西哥的睡梦中, 悄然离世。她虽然对这些来自现代社会的重新肯定和赞誉, 谓之可否, 但她的裸体艺术, 绘画风格, 对现代艺术的影响, 后来的艺术家, 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。

特别推荐

相关旧文快速搜索

> 没有相关文章.

展示裸体艺术的种种魅力形态，是塔玛拉绘画艺术的主题。这位有着波兰贵族血统，又一生追求奢华的美女画家，在人生情欲最旺盛的阶段，也是艺术创作最辉煌的时期。正是这个人生最美好的历史阶段，她不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绘画天才，同时也无所禁忌地放纵着自己的情欲。

在巴黎塞纳河左岸，梅尚街7号工作室的日子，是塔玛拉最惬意的时光。此时，她功成名就，被媒体赞誉“美貌新锐女画家”，又是奥匈帝国最大的地主、匈牙利男爵劳尔·库夫纳(Raoul Kuffner)的情妇。劳尔·库夫纳是她最主要的忠实赞助人，从塔玛拉崭露头角之初，劳尔·库夫纳就开始收藏她的作品。欧洲最有名的艺术家、作家和花花公子，都云集到她的客厅。向她求取艺术作品的人络绎不绝，订单像雪片似地飞来。有流亡的白俄贵族、美国的百万富翁、西班牙国王、希腊王妃……在欧美的上流社会，拥有一幅带有“Lempicka”签名的肖像画，已经成为身份和品位的象征。

塔玛拉流光溢彩，不甘寂寞。过剩的精力，满腹的才华，旺盛的情欲，让她不知疲倦，让她成为巴黎的明星。塔玛拉昼夜周旋于各种派对和沙龙之间，她同欧洲的前卫艺术名流交往，出席女同性恋的茶会，甚至一起吸食可卡因……她既是异性恋者，也是同性恋者。据说，像她这样气质高雅，谈吐不凡，又有极强控制欲的性感女郎，都有可能成为双性恋者。

《裸体与建筑》——塔玛拉总是把自己的裸体艺术置于工业时代的背景之下。

因为彻头彻尾的双性恋，塔玛拉的情欲，表现得异常亢奋。她不断地去各种社交场合，不断地更换自己的男女情人。在资本主义全盛时期，塔玛拉的情欲，和所有贵族妇女一样，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，她无须掩饰自己的性能力。她的模特儿——巴黎的俊男靓女们，自然都成了她的情人。但是，她的情人，却不一定都能够有幸成为她的模特儿。塔玛拉认为，艺术与上流社会同等重要。她的女儿，在谈到塔玛拉的“杀人本能”性格时说：“她所感兴趣的对象，是她心目中的上层阶级人士——贵族、富豪和知识精英。”艺术，给塔玛拉带来了名誉和人气；社交给塔玛拉带来了身心满足。

塔玛拉——为自己的情人作画。舒纪·索立德(Suzy Solidor)是著名女同性恋者，歌手，夜总会老板。

也许正是这种永无休止，又永不疲倦的情欲释放——在情人身体上的释放，给了塔玛拉以艺术创作上的激情与灵感，使她的裸体艺术，产生了独特的魅力。她正是通过对女模特儿的观察、抚摸、亲吻，甚至同性做爱，把握了女性肌肉和皮肤的质感，以及她们的心理和身体反应，进而体验了女性模特儿的肉欲之美。正是这个原因，塔玛拉才使自己的裸体艺术，焕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。

她把立体主义和古典主义风格，混合在自己的裸体艺术上，使肉体的表现力更加具有穿透力和诱惑力——浑圆的乳房，永远是一对饱满的圆锥体，坚挺而微微上翘；隆实的腹部，光滑的曲线，圆润的质感，常常煽起观赏者的情欲；丰满的双臂和健壮的大腿，不仅给人以优美的性感，而且让人联想到旺盛的生育能力……塔玛拉敏锐的色情体验，使她的裸体艺术作品，闪耀一种梦魇般的肉欲光辉。作为一个双性恋者，塔玛拉十分懂得女性的欲望。她画了无数浮华奢侈、沉湎于肉欲的女性。这些女性的无穷肉欲，即使有时在美丽时装的包裹下，也会透过丝绸下尖挺的乳头喷射出来。

《鸽子La colombe》——塔玛拉总是能够抓住女体最性感部位，并利用她们传达女性的情欲。

情欲，对某些女性来说，也许不是什么好事，但对塔玛拉来说，却不是什么坏事。因为，旺盛的情欲，可以激发她创作的灵感。而正是这一灵感，使她牢牢抓住了欧洲女性性感器官——乳房。她始终让女性模特儿的乳房，成为自己裸体艺术作品中的点睛之笔！在塔玛拉的所有关于女性题材的艺术作品中，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这个“秘诀”——塔玛拉裸体艺术上的“秘诀”。

塔玛拉——1923年的作品《透视》(Perspective)。

对于女性的乳房，特别是乳房的造型分类，及其与性感魅力之间的关系，徐纪敏等人编写的《魅力论》一书，有过精到的研究。书中对女性的乳房，做如是直白——

乳房的形态根据乳房的前突长度，通常分为四种：圆盘状(碗状)、半球状、圆锥状和下垂状(山羊状)。乳房的形状与人种、遗传及乳房发育过程有关。我国女子的乳房多为圆盘及半球状，欧洲人种的女性乳房多数为圆锥状，在非洲西北部地区的人种中，常可见到山羊状的乳房。圆锥状乳房隆耸如突兀的山峰，有点像桂林独秀峰，乳峰拔地而起，高耸入云，似有“刺破青天锷未残”之感。圆锥状的乳房具有较大的性刺激，因此，从整体形状来说，圆锥状乳房有一种轻佻感。由于它高耸在胸部之外，因而最容易吸引人们的视线，常使人产生一种撩拨人心的痒痒感。……罗丹曾总结欧洲女子的乳房类型说，地中海型的女性，其胸部是挺直的，因而她们中的乳房大多是半球型乳房；而北部型女子，她们的胸部是前倾的，因而她们中的美女的乳房大多数是呈圆锥形的。

毫无疑问，按照上面的分类原则，及其魅力特征，塔玛拉画笔下的女性乳房，都是最美丽的乳房，最有魅力的乳房！她知道，女人，欧洲女人，欧洲贵族女人的裸体，最富性感、最富情欲、最富诱惑力的聚焦点，就是那对总是在女人胸前颤动的、令人消魂的“诡异”尤物。

魅力聚焦——几乎所有的艺术家，都把情欲宣泄集中到女性的乳房。

西方文化从来就有“乳房情结”，这一点可以从古希腊、古罗马的女体绘画与雕塑上得到印证，也可以从西方人许许多多关于乳房的著作中得到印证。乳房被铁定为第二性征，实在是因为乳房的双重功能——哺育与诱惑。西方人的“乳房情结”，近乎疯狂的崇拜。文学家、艺术家、生物学家、性学家……几乎无不涉足这一领域。曾经因为发动“玉体赞”诗歌运动而闻名的法国16世纪诗人克莱芒·马罗，就有《美乳房》流传后世，对乳房纵情歌唱。西方性感女神玛丽莲·梦露，以及众多的性感女郎，在表现自己的诱惑力时，都竭力张扬乳房的魅力。

中国人虽然没有西方人那样疯狂的“乳房情结”，但也把女性的乳房，视为性挑逗的偶具。此说可以散见于古代的文学典籍。其中，唐明皇在安禄山面前，对杨贵妃的调情，就直指乳房。此段故事甚至被记录在儿童启蒙读本《幼学琼林》里。其文曰：“断送老头皮，玉碾得妻送之诗；新剥鸡头肉，明皇爱贵妃之乳。”

这里有两个典故，第一个典故出自苏轼《东坡志林·卷二·隐逸·书杨璞事》，此处略去不讲。第二个典故出自冯梦龙《情史·情移类》，在其它有关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野史里，也都有记载。唐明皇与杨贵妃游宴淫乐，总少不了杨贵妃的“胡儿”安禄山。一次，杨贵妃出浴醉酒，胸衣半褪，双乳微露。唐明皇把玩着杨贵妃的乳房，说了一句：“软温新剥鸡头肉；”这里的“鸡头肉”，是说杨贵妃的乳房，像刚刚剥去皮的芡实肉(芡实是睡莲科芡实属唯一的植物，俗称鸡头米、鸡头莲、鸡头荷等等。果实酷似鸡头，果肉常做勾芡的淀粉。)那样温润滑腻，让人爱不释手。安禄山在傍对曰：“滑腻初凝塞上酥。”唐明皇大笑道：“真是胡人，只识酥。”安禄山之所以能够说出“滑腻初凝塞上酥”，是因为他与杨贵妃私通，曾经用指甲抓破过杨贵妃的乳房。《隋唐演义》有诗为证：“若非亲手抚摸过，那识如酥滑腻来？只道赤心真满腹，付之一笑不疑猜。”于是，也就有了杨贵妃发明“诃子”胸衣之说。

可见，在东西方文化中，乳房都是性感的标志物，情欲的宣泄口。塔玛拉在表现女性裸体的魅力时，极度张扬乳房的魅力，便也算是神来之笔了。

《美丽的拉法拉》——对于塔玛拉来说，拉法拉既是模特儿，又是情人。

据说，在塔玛拉为数众多的裸体艺术作品中，《美丽的拉法拉》，是最著名的一幅。这幅拉法拉的裸体画，有着不同凡响的透视角度。观赏者的视平线，正好处在模特儿小腹三角区下，高光之下，这块性感地带，掩映在微妙的色调和阴影之中。扭曲的躯干，松弛的神经，似乎暗示了艺术家曾在她上面纵情恣意；表情疲倦无力，神游物外，又表明艺术家对模特儿的绝对占有。

按理来说，模特儿的这个姿势，最不易表现乳房的情欲诱惑力。但塔玛拉却通过光线的强烈对比，把观赏者的目光，由性感地带的小腹三角区，穿过最富弹性的腹部，引向最诱人的乳房。明暗虚实，烘托出一对光洁照人，丰满圆润，青翠欲滴的尤物。据说，当年的伦敦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，就曾经对《美丽的拉法拉》给予极高评价，说这幅作品是“本世纪最光彩夺目的裸体”。

塔玛拉与拉法拉(Rafaela)——画家与模特儿，在一个黄昏的街市上，邂逅相遇。当时，塔玛拉正在咖啡馆里闲散地张望；拉法拉正在马路上闲散地逛街。二人谁也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一个不期而遇，竟然在日后成就了一个美女画家的杰作；又使一个女模特儿的芳名流传后世。

《塔玛拉》剧照——加拿大剧作家John Krizanc曾以塔玛拉和邓南遮的疯狂韵事为据，创作了一部戏剧。剧中邓南遮(Gabriele D'Annunzio, 意大利当时最显赫的诗人和作家。庄园主家的花花公子)接到塔玛拉的信后，对观众旁白：“读她的信，就好像看着一个女人慢慢的脱衣服。”

后来，拉法拉对人说：“晚上要是一个人在家，我会发疯的。我会跑到大街上寻找男人，我一天也不能没有男人。”这似乎也预言了自己模特儿的命运。塔玛拉的女儿，则在母亲的传记中说：“她（拉法拉）找男人不为钱，她只是需要他们。她总是要各种各样的男人。”这似乎又预示着塔玛拉与拉法拉的合作，注定是要碰撞出火花来。因为画家与模特儿都不理会钱。而金钱常常会使艺术，特别是裸体艺术，败兴、扭曲、堕落！

拉法拉的身体让塔玛拉着迷，她看上去如此的软弱无力，却又如此的精力充沛。黑色的大眼睛，性感的嘴唇，美丽的胴体……一个天生的性感尤物，浑身散发着肉欲的尤物。塔玛拉渴望这具肉体，于是，塔玛拉把她带回家。这个名叫拉法拉的女人，答应做塔玛拉的模特儿。塔玛拉事后对女儿回忆说：“我从未见到过如此美丽的女人。”在以后的几年中，塔玛拉不断地画拉法拉的裸体。

后来，一个痴迷于拉法拉美貌的青年人，每天在塔玛拉工作室对面自己公寓的窗口里，窥视塔玛拉作画——其实是为了偷窥女模特儿那充满肉欲的裸体。最终，青年人爱上了拉法拉，拉法拉嫁给了青年人。塔玛拉又一次失去了自己理想的情人与模特儿。

《浴女》——模特儿都是塔玛拉的同性恋人。

1933年，塔玛拉跟劳尔·库夫纳男爵——自己先前的情人——履行了结婚手续。因为男爵的夫人已经去世，自己的丈夫也已经离婚。此时，正是欧洲大动荡的前夜。塔玛拉凭借自己的直觉，以及曾经一夜之间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的亲身经历，建议劳尔·库夫纳，卖掉全部资产，移居美国洛杉矶。塔玛拉离开了巴黎，离开了两次大战间那种疯狂旋转的生活，也离开了她的创作源泉。1962年，劳尔·库夫纳男爵去世，塔玛拉从此放下画笔。1974年，塔玛拉再次移居，这次她在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(Cuernavaca)，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终点。塔玛拉溘然长逝，女儿遵照她的要求，把她的骨灰用直升飞机撒在波波卡特佩特(Popocatepetl)火山口。

《玫瑰色的短袍》——塔玛拉始终让乳房成为你的焦点。即使有华丽服装包裹裸体，那穿透包装的坚挺乳头，也能够宣泄女模特的情欲。

塔玛拉·德·朗皮卡的自然生命走到了尽头，但她的艺术生命并没有终结。她终生孜孜以求的裸体艺术，正在被现代社会重新认识。透过塔玛拉的裸体艺术之路，我们似乎已经窥见了西方裸体艺术的艰辛历程。世人在她的艺术中，也许发现的是情欲，也许找寻的是艺术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然而，不论人们从她的艺术中发现的是什么，也不论人们对她的艺术做出怎样的评价，有一点是可以证明的：经历过裸体运动、性解放运动的现代西方艺术家，虽然还没有从嬉皮文化中彻底解脱出来，但已经开始找寻真正的裸体艺术。

相关链接

» 没有相关链接.

页码: 1 2 3 4 5

责任编辑: dolcn

设计在线链接代码

@esignonline

esignonline
http://www.DOLCN.com

正式启用CNNIC官方中文域名
设计在线.CN; 設計在線.CN; 设计在线.中国

© 1997-2006 DesignOnline

关于我们 | 豁免条例 | 广告赞助 | 网站地图 | 活动支持 | 友好同盟 | 返回首页